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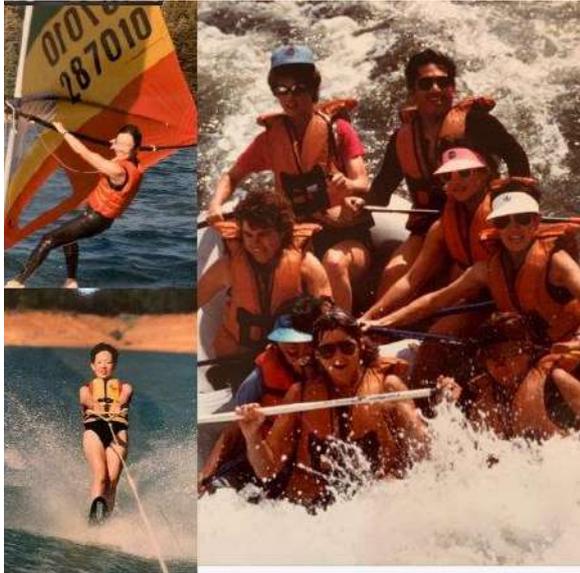
Vera Koo and Her Zombie Apocalypse Experience

By Vera Koo, Women's Outdoor News, Published April 7, 2020 Simplified Chinese

殭尸启示录电玩体验

跟家一在一起的生活像是冒险，精彩刺激，让我感觉我好像是把两、三个人生压缩成一个。

在五十年婚姻生涯没有一刻的无聊。我们建立起一个家、展开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参加各式各样的运动和活动——露营、滑雪、骑马、操作风帆、划水，再加上我的射击和家一的飞行。



殭尸启示录游戏

最近一次冒险是冬天裡全家十二人一起到拉斯维加斯。对我来说，冒险的高潮是在米高梅大酒店玩「殭尸启示录」真人实境电子游戏。整个行程中我尝试了三次。

三十分钟的团体游戏裡，你置身在一个二千平方公尺的场地裡，使用塑胶枪支在虚拟实境中，努力保护自己不受殭尸的攻击。

[Type here]



我是身经百战的行动手枪运动选手，在素负盛名的《比安奇盃》有二十一年的参赛经验。因此大家总认为这种游戏对我来说是涸虫小技，不成问题；与假僵尸搏斗跟从二十五码以射击翻板标靶是小巫见大巫，对吧？错了。

我发现我的实际手枪射击技巧并不能马上就在虚拟实景的视频游戏中派上用场好好发挥。

第一次玩，家人中有八人报名参加。八人当中大概只有家一和我从来没有玩过电玩；我们其实也从来没有看过僵尸游戏，对要玩什麼、怎麼玩，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迎战僵尸

我如临大敌、小心翼翼地进入场地。不知为何，虽然我在游戏场地拿的不是散弹枪，我摆出的姿势却好像我是在使用散弹枪？——我最近在练散弹枪。

我不知要往那裡举步；我只知道：击杀僵尸，不要让他在我身上得逞。电竞游戏中，我十五岁的外孙女说：「外婆，我掩护你。」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提议有多宝贵，一直到游戏结束后我才知道自己只死过一次；若非外孙女在保护我，僵尸大概不知打死我多少次了。这种团队游戏不是我在《比安奇盃》比赛时所熟悉的方式，后者是个人竞赛，我也不知道自己对场上比赛的家人能有多少帮助。有那麼一刻我曾紧张的大叫：「打头！打头！」我知道打中头就能解决掉大僵尸，但我不知自己的惊声尖叫有没有用处。

事后裁判说我们这一队赢了。家一和我浑身大汗，好像刚刚冲完澡。我认为汗不是因为游戏而流，是紧张所致。

[Type here]



游戏太刺激好玩了，我们决定次日再报名参加第二轮。我们还是八人参加。

这一次我有备而来，就像我参加正式的职业赛；我准用餐、伸展热身。但是一旦目标进入我的武器视线范围内，我就开始全身颤抖；我并不感到紧张，但是肾上腺分泌加快，决定身子不稳。这种经验真是生平头一遭。

还好这不是比赛，因为我看起来惨不忍睹。我几乎无法应付。

更糟的是，这一次我没有外孙女掩护我。我虽得到高分，却死了九次。第一次我成绩排名第二，这次我敬陪末座。

我们拉斯维加斯之旅的最后一天，我想再体验一次电竞。这时家人大部分都已离去，但是家一、我和儿子顾龙留到最后。儿子电子科技强，他指点我他玩这种电玩的心得和窍门。有他在场上保护我，我的分数进步了。

我们离开拉斯维加斯后，我一直在回味这项电竞；我想回去，改进自己的表现。这就是我的脾性。我不是在运动员家庭中长大，十七岁认识家一时我连仰卧起坐都办不到。长期以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裡面没有运动细胞。但我有的是毅力，我也利用我这项特质学会了滑雪、驾风帆等挑战性运动，我的毅力和求好心切贯穿了我一生的射击事业。

我欢迎崎岖的道路；若是一步就可登天，我会失去兴趣。一件事若是困难，表示需要努力；它会佔据我的心思、叫我全力以赴，力求进步。这太适合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了。

[Type here]



我对散弹枪射击也是如此。自从从《比安奇盃》退休后，我就在学习如何使用散弹枪。我在行动手枪射击事业上闯出一片天，但是却不是马上就擅长散弹枪射击。要用散弹枪射中土靶跟在《比安奇盃》比赛竞技截然不同，但我知道若是勤于练习、努力不懈，我也可以变得枪法过人。

我一生的婚姻生活中，所有的运动都是跟家一一起学的；我这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夫唱妇随天经地义；我的教养是要我学会做贤妻。过程中，不管尝试的是什麼新运动项目，家一也总是非常有耐心教导。

但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和经历在我步入中年、决心要致力于射击时，大大帮助了我。跟家一一起学习这些运动让我打下能够成为射击选手的基础。

从我认识他那一天起，家一就是一个趣味横溢的人，这一点他始终未改。他是第一个约会时买汉堡给我吃的人，从这一点不难想见我们在一起多久了。他精力充沛，我跟着他跑，结果出现的是完满而忙碌，但非无趣的人生。



如今我们虽都已七十开外，却在虚拟实境中忘情与僵尸厮杀。我也希望未来还有多年让我们可以尝试更

[Type here]

多的冒险。